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十二章



法国兰斯 ~ 布拉西城堡 ~ 1348 年 6 月

六月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余晖洒满天空,层层叠叠的色彩如同燃烧的颜色般晕染着即将消逝的天空。布拉西脸贴着窗户,凝视着阿尔塞楼上卧室的窗外,呼出的气息凝结在玻璃上,在他浓密的胡须旁形成一圈朦胧的光晕。房间里闷热难耐,一滴汗珠顺着他的太阳穴滑落。尽管腿上布满了凹凸不平、颜色异常的疤痕,他依然能够独立站立,身体也十分健康。他身旁摆着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瓶落满灰尘的纸花,那是蕾妮在阿尔塞于克雷西的最后一场演出前几天送给他的。花瓣已经破损不堪,显然是饥饿的飞蛾留下的痕迹。

干枯后堆积在窗台底部。

“他们就像一队蚂蚁。谁来埋葬他们呢?”布拉西喃喃自语,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在布拉西庄园入口处的主干道上,瘟疫感染者络绎不绝地涌上路边。从布拉西高远的视角望去,他看到他们就像一列无尽的幽灵般的昆虫,缓缓地、持续地涌动着。

他们渐渐离开城市,消失在乡间。无论老幼,无论贫富。可怜的人们,男人、女人和孩子 他们一起,像一座注定要被送上绞刑架的城市的最后脚步,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场大规模的逃亡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徒步而行,携带着他们所能携带的少量物品。其他人则步履蹒跚,几乎无法行走,如同行尸走肉。偶尔,满载货物的马车会穿过向北漂移的人群,车轮险险地擦过路边散落的已死数日的尸体。布拉西擦去窗玻璃上的雾气。“哪里有足够的土地来埋葬一座城镇 甚至是无数座城市?这瘟疫简直是无法估量的疯狂。”

阿尔塞从他肩头喊他,布拉西听出她语气中越来越紧张。“如果他们靠近,别让他们进来,弗朗索瓦。我们帮不了他们。告诉我……”

你休想!

“我已经锁好门窗了,”布拉西平静地回答,脸贴着玻璃。“我们现在很安全。”

片刻之后,阿尔塞斥责道:“我求你离开城堡!我们是身处险境。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会让你说服我改变想法。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我感觉只有不祥之兆!布拉西拒绝回答;相反,他观察着拥堵的道路。

“我们还有时间,弗朗索瓦!听我说 马厩后面有一条穿过树林的杂草丛生的小路。雷内以前经常拉着他的马车走过这条路。我们可以把马车装满,然后套上你的马”

布拉西打断了她的话。“太迟了,阿尔塞。”

“才不是呢!如果迈克尔因为你的固执而死 你能承受这样的痛苦吗?十字架?你能吗,让-弗朗索瓦·布拉西?”

“他很安全,”布拉西说道。“你也很安全。凭借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定会平安无事。”

阿尔塞叹了口气,咕哝道:“只有主允许才行;我祈祷他能允许。”

布拉西点了点头。“他会有的。”

“还有,弗朗索瓦,我不想你偷偷告诉迈克尔他要骑那匹桀骜不驯的马。你应该听我的劝告,留下另一匹马。”

布拉西皱起眉头,垂下肩膀。“我们非得再考虑一遍吗?”

“我们必须!”她喊道。“我们必须这样做,如果你要保守这么多秘密的话。你难道不记得我是你哥哥热情的妻子,是你侄子的慈母吗?”

难道我没有一直敞开我们简陋的家门欢迎你吗?难道我没有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照顾你吗?我不是英国人,弗朗索瓦,我也没有杀害你的兄弟!

布拉西猛地转过身,双眼红肿。“你为什么要让我如此痛苦?你到底想干什么?”

除此之外,你还希望我怎么做?

“我要真相!”阿尔塞喊道,“求求你们了。”

“啊。”布拉西低下头,轻笑了一声。“只有实话吗?”

“是的,我希望让-弗朗索瓦能告诉我布拉西枢机主教一直瞒着我的真相。他能满足我这个卑微的请求吗?”

布拉西环顾房间,思索着她那看似简单却又几乎不可能的要求,然而卧室里没有一件东西能吸引他的目光,让他打消拒绝她的念头。

他眼神充满渴望。他咬着嘴唇,垂下肩膀,重重地叹了口气。“如果你坚持,那我就全都告诉你。”他背过身去,望着窗外,然后继续说道:“当你了解真相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或许也能理解我最初没有完全坦白的理由。”

阿尔塞告诫他:“说实话,弗朗索瓦。”

布拉西照做了。“好吧。事情是从我在阿维尼翁红城堡的房间里说起的,当时我醒来发现有人来访,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倚在窗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边坦白一切。他有幸见到雅克的灵魂。他艰难地进入伪经。他发现了教廷藏匿的门石。菲利普国王和教皇克莱门特,以及一项包含借贷的教皇计划。伯恩上尉和沃尼格修道院长,以及他在加尔迪安修道院的艰苦生活。门石最终被打开。还有他所受的重伤以及他骑着伯恩上尉的马从修道院死里逃生的经历。在布拉西讲述整个回忆的过程中,阿尔塞始终没有打断他。最后,布拉西转过身,说道:“好了,你说完了,阿尔塞。”

阿尔塞颤抖着手指指向身旁的桌子。“那边那些旧文件;你说的就是那些文件吗?”

布拉西挪开身子,离开桌子,愧疚地点了点头,承认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其他人则被风吹走了。”他转过身,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拥挤的人群上。

他叹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阿尔塞。请原谅我之前没有告诉我。”布拉西咬紧牙关,身体僵硬,似乎在等待严厉的责备,然而,两人之间却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最终,阿尔塞用更加饱满的热情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我听不到迈克尔的声音!也许他在外面和他们在一起。弗朗索瓦!”

“别担心,他正在休息,”布拉西安慰她说,“他现在很安全。”他继续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目光微微转向一棵古老的白杨树,树枝枝繁叶茂。

“太棒了，”她回答道，语气轻松了许多，甚至还带着一丝……幽默。“弗朗索瓦，他今天一整天都像个小精灵一样把我累坏了。他精力充沛就像他父亲一样。他总有一天会赢得某个幸运女士的芳心，就像他父亲一样。”我。而那些被他的魅力迷惑的女人，真是可怜。”

布拉西哽咽了；一滴新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消失在胡须里。

“我们安全了，”他回答道，目光落在白杨树下一块小小的木制墓碑上，墓碑前堆着一小堆泥土。就在前一天，他才埋葬了那个男孩。

阿尔赛也坦白道：“我有件事要跟你说，而且我会直言不讳。趁你睡觉的时候，我去面包店买了新鲜面包。你最好饿着肚子，因为你的盘子都满了。你或许会很高兴地知道，你哥哥要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她轻笑了一声。“而且这次，他保证会在日落前到。哦，听！他现在就到。蕾妮！”阿尔赛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得休息。我去拿些食物、水和干净的床单。”布拉西说着，翻身离开窗边，目光落在阿尔赛身上。她瘫倒在床边，浑身湿透。她纤细的手臂向上伸出，悬在半空中，仿佛在伸手去够什么看不见的人或物。

她的指尖是黑色的；她微笑的嘴唇干裂黝黑；她呆滞的目光或许只是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褶皱。

第二天，布拉西在老白杨树下，在一堆堆新堆的泥土间辛勤劳作，一铲一铲地将泥土撒在阿尔赛的坟墓上，掩埋了他这位曾经显赫的布拉西家族的最后一位亲人。他用铁锹挖着土，用脚耙过断裂的树根，这时他发现一辆超载的马车停在城堡正门前。布拉西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仔细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在一群面容憔悴的路人的映衬下，车夫依然停在路边，仿佛一个毫不掩饰的偷窥者般注视着他。一条布条将他的头完全包裹起来，只露出一个光秃秃的缝隙，那里原本应该是一双眼睛。他看起来就像一顶戴着宽边帽的木乃伊。车夫披着一件长外套，坐在正午的阳光下。他面目狰狞，面无表情，若非在光天化日之下现身，布拉西或许会以为他就是死神本人，正坐在运尸车上。然而，这位外表怪异的旁观者并未表现出进一步靠近的迹象，布拉西便打发他离开，转而处理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务。

红衣主教从树根处取下一瓶陈年醋，将刚刚祝圣过的醋洒在阿尔赛的坟墓上，同时念诵着迈克尔天真无邪的祷文。

被认为是:其他的话。最后,他的话音刚落,布拉西便在附近屈膝行礼。他在墓地脚下,以临别的问候结束了祷告:“愿上帝在基督里保佑你,阿尔塞·布拉西;蕾妮·布拉西的爱妻;迈克尔·布拉西的慈母。阿门。”他划了个十字,默默地鞠了一躬,带着敬畏和反思。就在这悬而未决的时刻;在鸟鸣声的寂静中;在夏日蟋蟀单调的嘶嘶声中;在令人头晕目眩的酷热中;在他悲惨境遇的曙光中;在他意识到自己任何恳求宽恕的请求都将永远无人理睬的痛苦中,布拉西哭了。他跪倒在地,跌坐在土堆上,一把一把地抓起泥土,捏成一团团,仿佛被某种力量驱使着。

神圣手段,更坚定地把握当下或许有助于迫使阿尔萨伊退出。她的绝症。就在那里,在那棵白杨树,在沾满污秽的双手和剧烈的抽泣声之间,哭喊声如潮水般涌来,浸透了泥土。也在那里,在白杨树,布拉西沉溺于失望的滋味,任由空虚感吞噬自己,沉溺于对往事的狂热追忆和悲伤之中。

“下午好,先生!”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吓了布拉西一跳,让他猛然回过神来。他猛地跳起来,像个毫无防备的罪犯一样转过身,揉了揉眼睛,看到了迎面而来的车夫和摇晃的马车。陌生人摘下帽子,解开头巾,脱下长外套。他露出了真容,原来是一位面容憔悴、蓄着浓密胡须的中年男子。他眼下明显的黑眼圈表明他是一位疲惫的旅人。车夫缓缓走近,挥手致意。“您好吗?”

布拉西抬手示意他停下,“勒住你的马!”他从树下冲出来,侧身走进空地。“不许再往前走!”车夫立刻停了下来,他的马也随着缰绳的拉扯而摇晃了几下。布拉西指着城堡,朝他喊道:“这庄园的主人统领着一支军队!立刻离开,否则就让他杀了你!”

“我叫让·拉巴图,”车夫喊道,并自我介绍道,“我是马赛一位颇有名望的商人。打扰庄园主人,恕我冒昧;然而,若蒙您恩准,我定会荣幸地觐见您。”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我向您保证,我并无恶意。只是带着我的祈祷和善意前来,相信在如今这动荡的时期,他定会对此感激不尽。”

布拉西走近手推车,仔细打量着他。“表明你的善意。”那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只是点了点头,用手指着……

他走到白杨树下,才勉强挤出一个沙哑的声音:“你们准备的是新坟。”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清了清嗓子。“这是圣地,对吧?”

“C'est ainsi 布拉西肯定地说。

“由神父正确地祝福过吗?”

“C'était ainsi, ”他再次确认道。

那人抽了抽鼻子,仔细打量着周围的土地,仿佛在寻找什么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东西。“这片土地有多少是圣地呢?”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棵树上,从最高的枝干一直打量到树根。

“够了,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主人允许,我希望与他进行物物交换,用我所有的货物换取简单的服务。”

布拉西瞥了一眼城堡入口。“除了我,他谁也不跟说。把你的提议告诉我,我会立刻转达。”

“是的,我愿意 如果主人愿意的话 ”那人做了个鬼脸,挠了挠他那蓬乱的……

他蓄着胡须,琢磨着如何才能最好地表达自己的好意。“请转告他,一位商人驾着满载货物的马车到了,足够他整个庄园用上好几个季度。”他回头看了看,扫了一眼货物,然后像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那样,开始清点货物,这套说辞经过多年精明的交易早已炉火纯青:“我有新鲜的谷物、干果、咸肉和甜食。我有灯油、香料、药膏、布匹、皮革和药品。我有充足的盐和各種治疗香料。我有炊具、瓷器,……”

“银器和金器,足以配得上任何贵族府邸。此外,我还有一桶未开封的、全法国最好的葡萄酒。”他转过身,直视着布拉西的眼睛,点了点头,然后用手在他骏马和马车上比划了一下,郑重地说:“这匹骏马和结实的马车也是我交换的筹码,如果主人愿意的话。请转告他 只要他答应我一个简单的条件,我就会把这一切都给他。”

要求。”

即使衣衫褴褛,这位商人依然展现出一种令人惊艳的神态,足以吸引一位同样老谋深算的红衣主教的目光。布拉西仔细端详着马的腿、牙齿和眼睛,发现这是一匹年轻健壮的骏马,皮毛洁白无瑕,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绯红的光泽。他眯起眼睛,心中升起一丝疑虑。

“那么,他有什么简单的请求吗?”

那人在车上挪了挪身子,清了清嗓子说:“瘟疫缠身,但我愿以我所有的财产,换取一块圣地,让我能体面地安葬。”

布拉西后退了几步,双手交握在胸前,思索着这不同寻常的举动。

他瞥了一眼白杨树的坟墓和那位病弱的商人,然后试图拒绝这位饱受瘟疫折磨的陌生人的提议。“我不再相信”

那人插话道:“求求你们了!”他指着庄园后方,“我可以待在城堡外,在马车里,就在后面靠近树林的地方。我不需要任何照顾。”他用布擦了擦脖子,继续恳求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或许再给我一天,我就不会再成为你们的负担了。我甚至不需要一块石头来标记我 只想要一块圣地。”

布拉西仔细检查了商人的货车,车上装载着数量惊人的货物,显然经过了大幅改装。车身上竖立着许多木板,用带子固定在车厢四周,每块木板上都装有金属扣件,绳子从扣件间穿过车厢内堆积如山的紧实货物。他纳闷这车轮子怎么能承受如此重的重量,注意到车轮的宽度也非同寻常。布拉西的目光落在一个迷你酒桶的顶端,那酒桶似乎从一捆粗麻布袋后面探出头来。他深吸一口气,回头望去,越过城堡后方,越过一片茂密的杂草,望向更远处的一片树林,那里是庄园的深色边界。他转过身,在明亮的光线下仔细端详着商人的脸,感觉他的提议是真诚的。毕竟,死神似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男人充满焦虑的目光中,死神本身已完全绽放,成熟饱满。布拉西认得这些迹象和印记 一种无法否认的命运、死亡和整体性晦暗的气息,如同挥之不去的黑色光芒,诅咒着男人的存在。

红衣主教回到老树旁,示意他往前走。“把你的车开到树林边去。”他拿起铁锹,大步走向城堡后门,边走边喊道:“待在那儿,等我回来给你答复。”车夫照做了,拨开一片杂草,小心翼翼地驾着车穿过一片高高的棕色芦苇丛,车轮碾过芦苇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布拉西走进城堡,径直来到壁炉和厨房区域;他把铲子靠在角落里,然后关上了门。他站起身,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水,全然不顾那股挥之不去的呕吐物和胆汁的恶臭。

他琢磨着该如何处置这位临终的新客人 此人拥有的货物足以让他储备过冬所需的一切。布拉西知道,瘟疫正肆虐附近的兰斯城,这人马车上运载的物资,或许比城里所有店铺加起来的还要多。然而,即便他深思熟虑,即便商人曾许诺过一切,他仍然无法下定决心。

对他而言,那桶葡萄酒在他脑海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就像一瓶诱人的灵丹妙药,布拉西也这么认为。如果他要用酒精来麻痹那些困扰他的记忆,那么酒精就是他过渡时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迈克尔和阿尔塞。比起食物或生命本身,葡萄酒更能抚平他的罪恶感 哪怕只是短暂地安抚他的良心。

他呻吟着,踢开散落的垃圾,走向一扇布满污渍的窗户。他挥手驱赶一群蓝绿色的苍蝇,透过沾满污垢的玻璃,越过长满秸秆的田野,看到商人的货物最上面那堆,现在停在后方树林附近。一个身影动了一下,布拉西发现那人正站在马车上,高高地环顾四周,似乎在查看杂草丛生的场地。布拉西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压低声音,带着几分傲慢的语气对商人说道:“哦,垂死之人,难道你感觉不到它的威力吗?”

你每一次呼吸中都蕴藏着什么?它无处不在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如同腐朽的瘟疫般蔓延。死亡是不朽的 它是生命的本质,它将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更久。”他像个醉汉一样咯咯地笑着,踉跄着离开了窗边。

布拉西盯着凌乱的地板,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变得冷峻的表情。他眉头紧锁,下巴绷紧,唯一一只完好的眼睛仿佛要穿透石板地面。这时,他才意识到周围弥漫着一股腐臭的气味。也正是这时,他才注意到房间中央那幅颇具特色的景象 一张粗糙的大桌子和桌上的物品。这张桌子看起来像是一个使用频繁的祭坛,成堆的脏布从桌面和桌边倾泻而下。血迹和其他体液污渍使布料变得僵硬,形状不规则。在这些污渍中,一个结痂的木制洗脸盆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他曾如何竭力地洗去身上的发烧。苍蝇在盆沿飞舞,布拉西抿着嘴唇,凝视着这粗陋的景象。

“不!”他一边喊着,一边拨开垃圾。“你永远”
布拉西一把抓住桌子边缘,用力一拽,桌子侧翻,碗哐啷一声摔在地上。成群的苍蝇飞了起来,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嗡嗡声。“绝不!”
他向后一跃,疯狂地在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上搜寻,似乎在寻找什么特定的东西。布拉西张开双臂,原地转圈,对着整个房间又笑又叫:“看着我!我还在这里!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碰不到我!你们害怕我!你们永远”

布拉西挥舞着双手拍打苍蝇,结果踩空跌进垃圾堆里。他的头重重地摔在地上,力道之大让他头晕目眩。

他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迈克尔的声音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我”

“我要变成天使,长出翅膀 飞 飞得飞得飞快 这样魔鬼就抓不到我了!”布拉西呻吟着睁开眼睛,发现一只苍蝇停在他擦破的指关节上,就在他脸旁边。他躺在石板路上,看着那只昆虫摩擦着腿,它那双硕大的猩红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然后,它飞了起来,在他眼前盘旋,迈克尔的声音继续在他脑海中响起: “就像……”

“弗朗索瓦叔叔,你看!像风一样快吗?看看我跑得多快?”苍蝇短暂地落在布拉西的脸上,仔细观察着从他鼻尖滴落的一滴新泪珠。

在苍蝇嗡嗡的低语声中,躺在曾经令人垂涎的布拉西庄园如今的废墟里,红衣主教退隐到他意识的最深处,进入一个与时空完全隔绝的领域 一个阴郁、厌恶和迷茫与扭曲的记忆和不安的梦境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呈现出一种外在怪诞、不自然的病态自满、怪诞的愤世嫉俗,以及荒谬不协调的回忆和反思的怪诞混合物,这一切都源于一潭平静的、令人作呕的疯狂之池。那里没有一丝尖锐的迹象。

那声音如同木头断裂或玻璃破碎 连一丝砰砰、哐当、撕裂或叮当的声响都没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除了寂静无声,什么也没有;然而,就在这死一般的静谧和超脱的纯粹状态中,布拉西的思绪却开始游离,哪怕只是细微的程度。

红衣主教的神态骤然一变,他轻笑一声,在地板上坐直身子。他捋了捋蓬乱的头发,目光呆滞地扫视着房间的墙壁,眼神如同醉汉般游移不定。他点点头,笑着说: “我明白了。”他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尘土。 “的确如此, ”他双手叉腰,继续对着墙壁说道, “你们夺走我的生命,是为了用最私密的失去来折磨我 为了保护我免受这世间瘟疫的侵袭,当所有人都屈服于它时,因为你们想让我活着,好让我给你们带来漫长的悲痛,让你们永远以此为食。”他愠怒地挥了挥手,驱散了墙壁,让自己镇定下来。 “滚开 哦,死亡和绝望 我还有一位真正的客人等着呢,哪怕只是短暂的停留。”

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像任何一位端庄得体的贵宾一样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仪容,然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眉宇间扬起,下巴微微抬起,走出了城堡。

布拉西穿过高高的杂草,停在草丛中,朝商人喊话,示意他过来。 “带着你的马车到城堡后门来!主人接受你的提议 用酒水和食物换取食宿和体面的葬礼!”

商人摇了摇头。“我最好留在这里,免得主人把瘟疫招到家里!”布拉西看着他从上下来,消失在甘蔗地里,只剩下他的声音指示着他的去向。他接着说:“如果主人愿意,我可以待在这些树下,等他的士兵卸货!”

“他并不希望如此,”布拉西大声说道,同时挥手示意他离开,并补充道,“无论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还是迫在眉睫的死亡之手,对他来说都不是当务之急。”
房子的主人,阿库伊利尔,拉巴图先生!”

除了蟋蟀的嘶鸣声,田野上短暂地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商人问布拉西:“他也快死了吗?”

“他不是。现在你带着你的车过来,他才会满足你的请求。”布拉西透过杂草丛,看到那人爬上车,朝他驶来。

“主人家里有祭司吗?”

“他会,暂时会在这里,他会照顾您的需求。”布拉西一边说着,一边朝城堡的方向示意他过去,然后返回了后门。

“你是那位神父吗?”

布拉西回头喊道,脚步丝毫未减。“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我上午。这些日子,我似乎一直都在思考祝圣、赦罪和临终圣事。来吧!我有个空房间,而且很想喝点酒。”

商人将马车停在入口旁,两人开始卸货,把货物堆放在庄园的厨房区域。当他们几乎把所有食物都搬进屋里后,商人从肩上取下一袋谷物,放在布拉西也堆放好的一袋谷物上面。商人靠在倾倒的桌子上,气喘吁吁地抱怨道:“我没想到卸货也算是交易的一部分。”他环顾四周,看向通往屋内深处和楼上的入口。他叹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质问布拉西:“主人的人呢?这太荒唐了;他们都睡着了吗?我搬这些东西都快累死了,就为了养活他们。”他摇了摇头,皱了皱眉。“这里该怎么处理?这臭气熏天 这浪费 主人怎么能允许”

商人扫了一眼满是苍蝇、污秽不堪的床单,然后转向布拉西,打量着他。“死神曾到过这里。你是城堡里唯一的幸存者,对吗?”

布拉西走近他,倚在桌子上,摇了摇头。他直视着商人,笑了笑。“死神已经离开了这里。事实上,这里也没有士兵了;然而,大师就在这里。

“我没听到咳嗽声或喷嚏声 除了这些烦人的苍蝇,没有丝毫生命迹象,”他反驳道。

他抿了抿嘴,挥了挥手示意他不用理会。“你就是那位师傅?”
布拉西轻笑一声。“至于我,我只能纳闷自己为何如此显赫又如此神秘。”他环顾四周,装出一副疑神疑鬼的表情,低声对商人说:“主人现在还在听我们说话呢。”

那人眯起眼睛,环顾四周,然后提高音量,让声音传遍整个房间:“多年来,我曾公开与君王及其臣民同行。”

“诸侯们。”他双手叉腰,对着墙壁说道:“我是让-巴蒂斯特·拉巴图,东方进口商品的经纪人。”
见无人回应,他便低声问布拉西:“如果这位老板真如你所说那么显赫,那他是不是有个我认识的名字?”他凑近问道:“他的头衔是什么?”

布拉西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哦,人人都认识他。很快,你就能瞥见他了。我想,就像他手下所有人一样,他也真心期待着你的到来。好了,我们去喝点酒吧?”他催促那人起身,两人走出了城堡。

红衣主教绕着马车走了一圈,仔细查看酒桶上模糊的徽章,这时商人走了过来。“为什么连他的头衔都要如此隐秘,连耳语告诉我都做不到?”

布拉西耸了耸肩。“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大师有很多名字,但他的真名是……”
“死亡。”他把注意力转回酒桶上,补充道,“一个相当普通却又高贵的名字 你觉得呢?”

商人脸色苍白,后退一步。“考虑到我的处境,我觉得牧师的措辞非常不得体。”

“我并无恶意,”布拉西说着,指了指树下的两座坟墓。“我同样也无意冒犯他们。我只是看到了我无法回避的景象。说实话,我真希望树下什么都没有;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坟墓。我多么希望知道我的兄弟们是在伯大尼英勇牺牲,而不是在克雷西,然后发现他们死而复生;然而,我只能在梦中见到他们的容颜。我真希望兰斯的道路上空无一人;然而,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死亡 包括你,而我现在又不得不埋葬另一个人。”

“我也想像我疲惫的双腿,喝点酒;可是,我们现在却身处烈日当空的午后,酒桶还放在马车里,还要招待我最痛恨的主人:死神。”布拉西哼了一声,爬上了马车。

拉巴图特跟在他身后,问道:“你的兄弟们在树下吗?”

“不。死亡就在树下 它无处不在。主人甚至也带走了我 我也死了。”布拉西呻吟着,一边轻轻地将木桶侧放,一边吩咐道。

商人正小心翼翼地搬运酒桶:“现在,我们得轻点儿,免得它跑了。”突然,马儿猛地一震,车子晃动,商人摔倒在酒桶上。酒桶滚向车尾,布拉西赶紧爬过去扶住他,才没让它摔到地上。他按住酒桶,直到里面的酒慢慢流出来。“我说要轻点儿!你走路像头牛!”他瞪了商人一眼,然后把头靠在酒桶上,深吸了一口气。“也许我刚才有点儿失态了。请原谅我,让-巴蒂斯特。这只是我的……”

担心的是,正如你所说,这是一款特别的葡萄酒。

商人擦了擦眼角的汗,爬到车厢后部,说道:“这是全法国最好的葡萄酒。”他停在布拉西身边,露出一丝微笑,低声说道:“我还亲眼目睹了一件事——一位死去的牧师对这种特产葡萄酒有着强烈的渴望。我们能否满足他的愿望?”

布拉西点了点头。

两人搬运木桶,将两块木板靠在推车上卸下木桶。

拉巴图特调整了一下其中一块木板的音调,强忍住咳嗽。“你知道我身染瘟疫,却还不远离我。看来上帝保佑了你,是吗?”

布拉西站在那里,挠了挠胡子,沉思片刻,又瞥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然后点了点头。“看来确实如此。而且,正如我刚才亲眼所见,一个小天使……”

“它落在了我的手上,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靠在车厢后部,抠着指关节上的擦伤。“这时我才明白,难题的答案并不难,反而很简单。它们之所以看起来难,是因为它们……”

这并非我们预期答案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预期往往决定了我们会接受什么样的答案作为可信的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呃,不,我没有,”商人承认道。“我只是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像你周围的人那样快要死了呢?”

布拉西从推车旁走开,笑着伸出双手做展示。

你看?就连你自己也看不到问题的答案,因为你看不到过去。

你所期望看到的。

拉巴图特皱起了眉头。“我看得出来,要么你是在练习绕圈子说话,要么你根本不想回答我的问题,要么你有什么心事。”

“啊!”布拉西喊道,手指指向空中。“你其实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尽管你拒绝接受这个答案。”

商人哼了一声,靠在货车上。“那么,哪一部分才是真话?是你拒绝回答我吗?”

“不,后半句才是事实 我的确出了点问题。”布拉西抿了抿嘴,皱了皱眉,然后继续说道:“你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死去,是因为你觉得我肯定会死。你难道看不出来你脑子里只有我还活着这件事吗?就像我告诉你的,我之所以没死,是因为我已经死了。”他笑了。“

死人不会再死 没有第二次死亡。

拉巴图特从车上站了起来。“你不是在开玩笑。你真的相信你所说的,对吗?”

“看到了吧?答案其实并不难 只是跟你预想的不一样。”布拉西点点头,眨了眨眼。

商人打发布拉西走,抹了抹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天色已晚,我越来越虚弱,你也明显需要喝点东西。我们得搬一桶酒,还得安排妥当的葬礼。走吧?”

两人小心翼翼地将木桶搬进厨房,竖直放在房间最里面的角落里。商人俯身靠近木桶,气喘吁吁。

布拉西靠在墙上,喘着粗气。“需要宫廷侍从的时候,他们都去哪儿了?”

商人抬头看着他。“哪些侍从?”

布拉西摇了摇头,揉了揉肩膀。“不管有没有侍从,我们都搬走了 我们需要它。”

“我们?你需要它。”

布拉西从墙边退开,弯下腰,撩起裤腿,开始从他感觉像是酒桶的木刺上抠出一根,那木刺扎在他的膝盖旁边。他一边抠着伤口一边说:“不,我的朋友;死亡最痛苦的时刻是临终之际,到那时,你就会乞求这酒了。”

商人皱起脸,挺直身子,仔细查看那条裸露的腿,腿上的皮肤又厚又坑,颜色也变得很深。

布拉西从膝盖上拔出木刺,舔了舔拇指,擦掉了一小滴血。

他站起身,发现商人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不过是一根木刺 我没事的。”布拉西笑了。

“的确如此,”商人回答说,“而且比大多数人更甚。”

布拉西的笑容消失了。“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似乎要么是幸运的,要么是不幸的,因为你比我们其他人都要长寿。”

商人指着自己的腿说:“你给我看看这些烧伤,换作其他人早就死了。”

“瞧你现在,就在我身边 瘟疫就在你身旁 却更在意一根木刺,而不是死于非命。”商人点点头,脸上浮现出疑虑。

“看来你并非只在乎死亡。你究竟是谁?”

布拉西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挑了挑眉,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或许我是受到了天使的眷顾?”说着,他拍了拍商人的肩膀,安慰道。

我扶着他上了楼。“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对我们大家最好。现在,我来安顿你。你会很舒服的。不像楼下那样糟糕,

“楼上的卧室整洁干净。”他轻笑一声。“总的来说,这地方简直就像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体。”商人试图在楼梯上停下脚步,看看他,但布拉西却推着他往上走去。“别担心。正如我们约定的,我会照顾你 并确保你的葬礼像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神职人员一样体面。现在,你只需休息。今晚,我们将美酒佳肴,欢聚一堂。”

时间流逝,布拉西安顿好即将离世的客人,邀请他住在阿尔塞楼上的卧室里。商人趁机睡着了,布拉西则把马车停在马厩旁,照料他新买的马。他喂饱了马,给它饮水,最后把它关进了最后一个马厩 那里曾经关着一匹逃走的野马。几个小时过去了,在灯光和星光的映照下,他回到了城堡。他点亮油灯,打开酒桶,用两个高脚杯和一盆足以让两匹马都醉倒的葡萄酒唤醒了睡意朦胧的客人。

布拉西把洗脸盆和酒杯放到床头柜上。“你下午睡了大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那人缓缓地在床边坐了下来。“仿佛被……践踏过”

“简直就是魔鬼本人,”他呻吟道。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我梦见我们……”我在挖我的坟墓。可是,我们把土弄丢了。我一直在找我的土。我的天哪。”布拉西看着他环顾房间,似乎还在寻找。然后他看到了洗脸盆和酒杯。“你碰了酒杯?”

“好的,我们开始吧?”布拉西热情地招待客人,取回两个空酒杯,并递给客人一个。

“或许一会儿吧,”男人揉了揉喉咙,用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表情痛苦地扭曲着。布拉西把两个酒杯放回洗脸盆旁,走到窗边。他双手背在身后,凝视着窗外的马路。远处几支火把缓缓移动,在黑暗中飘荡,仿佛一列懒散的火柱,诉说着兰斯城持续不断的大规模人口外流。

“你说你的名字叫拉巴图特?”布拉西问道。那人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让·拉巴图。”

“我好像记得。”布拉西猛地转过身,盯着商人的靴子。“你说你来自马赛?”

“是的,马赛。”

“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这瓶酒的?”布拉西一边问,一边朝洗脸盆点了点头。

“

我来自阿维尼翁,但祖籍是马赛。瘟疫刚爆发时,我就离开了马赛。

“啊哈!”布拉西打了个响指。“你就是让-巴蒂斯特·拉巴图,那个阿维尼翁的商人,他的店铺就在铁匠铺对面沿着通往库里亚公墓的小路走下去,对吧?”

“我 是的。怎么会 ”

布拉西咧嘴一笑,走近床边,一边揉着胡子,仿佛在解开一个谜团。“而你那支忠实的马车信使队伍,则定期往返于马赛港,在那里,他们秘密地与热那亚商船进行葡萄酒桶的交易。”

用于交换从卡法运往热那亚的进口货物。”

“我们以前见过吗?”商人问道。

“不过,请注意,这可不是普通的葡萄酒。”布拉西没有理会他的问题,而是摇了摇手指着说:“这是用最上等的水果酿造的,堪称天赐佳酿 这些酒桶直接来自教皇陛下位于阿维尼翁的宫殿大酒窖。”布拉西轻笑了一声。

“你怎么知道的?”商人挪了挪身子,明显感到越来越不安。

然而,红衣主教继续说道,语气更加坚定:“我很好奇,热那亚人在比较船只时,怎么会从未注意到其中的诸多差异呢?”

“他们卸下了多少东西?我还纳闷,宫廷的账房书记员怎么会没发现那么多酒桶不见了呢?”布拉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当然,除非船上的货物,以及教皇的酒桶,一开始都没有被记录在案。”

“你根本不是牧师。你是谁?”商人怒视着他。

“我其实是一名红雀队队员。”

“而我,是一匹飞马!”那人啐了一口。

布拉西笑了。“搬运酒桶之前,我就认出了上面的标记 那正是我一直以来刻在酒桶侧面,留给你们的信使取走的标记。我只标记当季最好的酒桶。”他点点头。“看来我们曾经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对我们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不是吗?或许,多年之后我们终于能面对面见面也算是一种幸运,尽管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实在令人遗憾。”

“阁下?让-弗朗索瓦·布拉西枢机主教?”那人难以置信地问道。

布拉西举起双手,掌心朝外。“我就是他 你们忠实的、曾经的葡萄酒供应商,现在再次为你们效劳。”

商人轻笑一声。“看来你似乎知道我供词的一部分。”

“甚至在我开口之前，”他摇了摇头。“我常常想知道，这支红雀队把我换给他的那些外援都怎么处理了。”

布拉西从附近的花瓶里抽出一朵长茎纸花，挑了挑眉，回答道：“你应该知道，枢机主教团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有时候，你必须争取其他人的忠诚支持——比如送礼物之类的。作为一名……”

“商人，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布拉西转着花，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她还朝他眨了眨眼。

商人轻笑一声。“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在这件事上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我从未如此宣称过。然而，那些日子早已远去，我们的事迹也早已湮没无闻。即便到了今天，无论是荣耀的教廷，还是威严的热那亚贵族，都对任何不为人知的秘密视而不见——他们都习惯于过度放纵。”

“一切都是如此。”红衣主教勉强一笑，用手指仔细端详着花朵的纸质花瓣。“所有权力中心的冷漠和盲目，不正是如此吗？”

布拉西闻了闻那朵残破的花，拂去花瓣上的尘土。“看来我们俩都遭遇了类似的厄运。你不再是我印象中的富商，我也不再是你记忆中那位精明的红衣主教了。”他把花扔在地上，双手背在身后，踮着脚尖摇晃着。“哦，不过你或许会觉得有点意思，你当年走私的热那亚货现在摆在陛下的宫殿里——一个相当奇特的煎蛋三脚架。里面装着两盏油灯，上面画着蓝色的龙。”

“我记得有一种装置——蛋形窗，后来由陛下亲自命名。我上次去马赛的时候带了三个。我的信使把它们收集起来，说它们价值连城——这也是他接受它们作为交易的唯一原因。商人把枕头堆在床头，撑起身子。“所以，这是送给国王的礼物吗？”

布拉西走向边桌。

“不完全是——更确切地说，是交流的一部分。”

“为了什么？”

布拉西笑了。“好吧，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为了确保军队的稳定。”

“一支军队？”那人审视地看了他一眼。“而我则是一匹烈焰般的骏马。不过，你还是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如果我把事情的全都告诉你，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布拉西把两个酒杯都浸入洗脸盆里。“或许我们现在可以喝点酒了？”

他热情款待了那位商人，商人接过杯子说：“是啊，或许能驱走发烧——如果上帝保佑，甚至能驱走死亡。”他举杯向布拉西敬酒，然后一口气喝了半杯。

“啊!”商人低吼一声,酒顺着胡须流了下来。布拉西闻了闻自己酒杯里的酒,抿了一口。“真苦,”布拉西咂了咂嘴抱怨道,“这酒在烈日下放多久了?”

“自从阿维尼翁之后,我听到瘟疫蔓延到阿维尼翁的消息后,就匆匆赶往那里。”

“装车的时候,我忘了盖桶盖。”那人用袖子擦了擦嘴唇。

“太阳把它晒死了,”布拉西总结道。

商人强忍着杯中剩余的酒,俯身靠近桌子,又给自己斟满一杯。“唉,垂死之人喝酒可不是为了细细品味。”他一边说着,一边靠回枕头上,再次向红衣主教敬酒。

布拉西举起酒杯,面无表情地喝光了杯中最后一点酒。“死人也一样,”他呻吟道。他也把酒杯伸进洗脸盆里重新斟满。

“你不会真的做好赴死的准备吧?”商人笑着问他。他抬起头,发现对方正用一种相当严肃的眼神看着他。那眼神十分真诚。

他的笑容消失了,那一刻,拉巴图特或许看到了疯狂的种子,这颗种子早已在他面前的这位牧师身上种下。商人移开视线,望着那扇漆黑的窗户。然后他扬起眉毛,喃喃道:“好吧,我当然希望最终也能像你一样死去;我承认。”他朝牧师的方向敬了杯酒,又喝了一杯。然后他再次将酒杯浸入酒碗中。他呻吟道:“我的病情加重了。”他擦了擦汗,深深地缩进枕头里,双手捧着酒杯,脸上带着微笑,或许就像一个渴望睡前故事的孩子。“那么,告诉我你招募的这支军队,以及那些我根本不相信的事情。哦,还有你的腿伤,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布拉西转身在房间里踱步,经过床尾板,踩平了纸花。然而,他的目光却透过地板,凝视着自己的过去。“嗯,我猜想

现在这都不重要了。“这不是死人不能向垂死之人坦白的神圣秘密。”他踱步片刻,陷入沉思。

商人催促道:“那就快说吧!免得这垂死的商人还没等死的红衣主教坦白,自己也先死了!”布拉西猛地转过身。两人对视一眼,轻笑起来。

“很好,”布拉西说道,“这事最初发生在阿维尼翁。在红城堡,我在那里目睹了一场极其惊人的景象。”布拉西端着酒杯在房间里踱步,目光紧紧盯着商人,讲述着他与已故兄长的幽灵进行的私密对话。他不愿为了……而谋杀一位同僚红衣主教。

他从教廷那里套取了惊人的秘密。他巧妙地欺骗,窃取了严密保管的、描述通往地狱之门运作方式的纸页。他精湛的技艺

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毫无戒心的教皇的阴谋,这使他获得了庇护。

国王的军队 他史无前例地围攻了一座设防修道院,却几乎没有伤亡

他释放的恶魔将摧毁英格兰的所有军队 最终,由于一位鲁莽无耻的船长的轻率行为,他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偶尔,商人会开口说话,但布拉西总能以同样热情洋溢、滔滔不绝的演讲吸引他的注意力,就像他当年在枢机主教团担任首席演说家时那样。而布拉西始终不忘给他们俩斟满酒杯,直到他们把洗脸盆里的酒全部喝光。

拉巴图特思考了自己如今日益加剧的担忧的根源,并找到了罪魁祸首。

尽管微不足道,但他却清晰地察觉到,红衣主教的目光中闪烁着一种新的、不自然的光芒 一种他起初并未察觉的奇异光芒。布拉西似乎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注视着他,一只好的眼睛越过他的肩膀窥视,而另一只坏的眼睛则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灵魂深处。他感觉那只白色的眼睛仿佛在窥视他的内心,而且似乎同时窥视着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布拉西端着空洗脸盆短暂地离开了房间,随即又端着一个装饰华丽的三脚酒壶回来,壶里盛满了酒。他刚把酒壶放在边桌上,商人就慌忙后退,警惕地躲开他。布拉西假装没注意到,因为他正全神贯注地给病人斟满酒杯,仔细端详着,仿佛这酒是精确计量的药方。“再喝一点,应该能减轻你现在更明显的病痛,”布拉西像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信地说。他把满满的酒杯递给这位看似卧床不起的病人,脸上带着哄骗的笑容。然而,商人只是盯着他看。“拿着杯子,”布拉西坚持道,“喝下去。用酒来麻痹你的痛苦。”然而,商人的目光却在房间里四处游移,似乎在寻找逃离的捷径。在烛台昏暗的光芒下,布拉西看到汗珠顺着男人的额头滚落。“你发烧了。”

“振作起来,听我的话。我命令你趁着还能端得住杯子的时候,赶紧喝下去。”布拉西俯身越过床沿。“喝!”他厉声喝道,全然不顾客人腿上那圈不断扩大的尿渍。

商人猛地将酒杯从手中拍落,酒液四溅。“离我远点 我再也不跟你们这种人喝酒了!”

“如你所愿。”布拉西平静地回答,一边挺直身子,一边擦掉衣服上溅到的酒渍。他转过身,开始给自己斟酒。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继续和像我一样的人喝酒;不久之后,你日渐衰弱的病情带来的痛苦也会迫使你这样做。”(注:原文疑似拼写错误,无法准确翻译)

布拉西端起杯子,回到他自选的位置,站在窗边,给那人留出足够的空间平复心情。布拉西一边啜饮着杯子,一边用看似不敬的言语和一连串反常的自省和不祥的预言打发时间,这即便对最不虔诚的神职人员来说也显得不合时宜,更何况是一位枢机主教。

布拉西低声继续说道,脸贴着窗玻璃,假装透过漆黑的夜色,敏锐地观察着络绎不绝的瘟疫感染者:“瞧瞧他们,像一列尸体一样行进着。他们都死了 全都死了。看看他们在绝望中挣扎的样子;他们唯一的动力就是美好的回忆和挥之不去的白日梦。”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味着往事,然后抛出了一个颇为罕见的预言,既有预见,也有后见之明:“天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人在路边做着白日梦;他们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赤裸着身体,苍蝇在他们眼中飞舞。如果他们知道真相,就会停止假装活着,彻底死去。看看……”

他们行走着 假装活着。只有在死亡中,他们才能真正领悟自己的处境;他们是多么愚蠢,竟然试图在这个死亡早已融入其本质的世界里苟活。最终,世间一切神圣之物都将不复存在。如果一切都像苍蝇一样消逝,那么还有什么比希望和梦想更能长久存在呢?

“我不相信你是牧师,”商人咕哝道,“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布拉西轻笑一声。“如果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一切都始于一个很简单故事。”沉默片刻后,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一群精力充沛的蚂蚁沿着一棵大树的树干向上爬,尽管树干较高的树枝刚刚被闪电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随着蚁群向上攀爬,蚂蚁们被烧得掉落在地。我把它们从树皮上拂去,但更多的蚂蚁却追了上来。我朝它们吐了口唾沫,但它们却绕着唾沫转圈,继续向上爬。我甚至拍死了一些蚂蚁,希望其他的蚂蚁能立刻察觉到危险,转身离开,然而,它们仍然绕着死去的蚂蚁爬,继续向火堆爬去。”布拉西摇了摇头,轻笑一声。“在我那幼稚而愚蠢的营救行动中,一根掉落的树枝砸断了我的腿,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一刻真是令人难忘。”

“深入我的灵魂深处,甚至改变我的命运 从未来的骑士,到如今的主教。”他打了个响指。“从一群蚂蚁,到一位枢机主教,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布拉西转身背对着窗外,面对着商人,准备张开双臂 以谦逊而辉煌的姿态 向他致敬。然而,他却醉醺醺地踉跄着撞到了边桌。

花瓶摔在地上,他手中的酒杯也掉在了地上,他向后倒去,摔得粉碎。他盯着窗玻璃,然后扶住窗台稳住身子。他的目光落在脚边,破碎的花瓶碎片散落在残破的纸花丛中。

“蚂蚁死了 哼 苍蝇在飞 哼。”商人坐在床边,一边穿上靴子,一边嘲讽地呻吟着。

“你不需要穿鞋,”布拉西说着,踉跄地朝他走来。“你得休息。你在干什么?”

“站住!”商人用手指着他,厉声说道,“离远点!”

布拉西突然停住脚步。“你为什么要重新穿衣服?”

那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从汗湿凌乱的头发下,他仍然……

他怒目而视地盯着布拉西,咆哮道:“为了纠正错误。我必须离开这座罪恶的庄园 以及这个自封的、亵渎神灵的家伙,他竟然自诩为德高望重的布拉西枢机主教!”

布拉西打量着那只装饰华丽的彩绘瓷壶,壶身闪闪发光,绘满了细小的蓝色花朵,里面盛满了未开封的葡萄酒。他问道:“那么,我们的约定又将如何呢?”

男人因病情恶化而疼痛难忍,他痛苦地皱起眉头。他把头发向后捋了捋,他直视着红衣主教。“我的货物、我的马车、我的坐骑 所有的一切都归你。我只需要自己去我要去的地方。”

布拉西现在把这个人当成了陌生人 和他不久前遇到的那个商人截然不同。这人浑身青肿,像是被人反复殴打过;在烛光的映照下,他那张怪异的脸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汗珠。他的头颅完全像猿猴的头,脸部凹陷得十分怪异。

“看看你,”布拉西带着一丝厌恶的语气惊呼道,“你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避难了。好好休息吧!

商人点点头,踉跄着走向门口。“放心,我一定会平安无事,远离邪恶。”他走出房间,小心翼翼地走下敞开的楼梯,扶着墙石稳住脚步。

布拉西跟在他身后,坚持要他回房睡觉。然而,商人对布拉西的恳求置之不理,反而继续往下走,每走一步都带着嘲讽:“死神就是我家的主人!我活着,却又像死了!我密谋反对教皇和教会!我杀害了红衣主教、修道院长和修士!我打开了地狱之门!让我们去戏弄他们眼里的苍蝇吧!”

“我没说过那样的话!”布拉西回答道。他下巴抵着胸口,努力回忆着自己模糊的记忆,难以置信地问道:“我说过那样的话吗?”他停在楼梯上,把满满的酒杯晃到身旁,笨拙地把酒溅到了衣服上。“我们

“也许会玩弄苍蝇?”他把沉重的头靠在墙上,轻哼了一声。

“或许是酒劲儿上头,我失言了。请原谅,我得注意自己的言辞。”说完,他追上那径直往前走的商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不行!我什么也不说了。走吧,你必须回房间去!”

商人挣脱了布拉西的搀扶,离开楼梯,径直穿过厨房,扶着石砌壁炉站稳。他四处寻找自己的物品,发现它们堆得高高的,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

对面,一盏燃烧的油灯放在他的酒桶上,摇曳的烛光将杂乱的空间映衬得诡异起来。他盯着漂浮在地板上的影子,用间接的指责斥责布拉西:“而你的腿现在却痊愈了,要知道大多数人都会死于……”

这样的伤势。怎么会这样呢?除非 啊,是的 因为上天眷顾你!

那人踉跄倒地,慌忙地在阴影中爬行 穿过无数曲折蜿蜒的通道,在他自己用货物搭建的迷宫里艰难前行。黑暗吞噬了他,只留下他呼喊的声音:“圣丹尼斯,掩护我!掩护我!”

布拉西朝着商人的声音喊道:“他要保护你免受谁或什么的侵害?振作起来!瘟疫让你病得很重。”布拉西踉跄着后退。

他晃了晃酒杯。“回来,我说!”阴影笼罩着大地,各种色调交织在一起,发出阵阵轰鸣,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玻璃和瓷器摔碎在石板上。“我看到你了!振作起来!”

你疯了!

那人从黑暗的角落里跃出,挥舞着铁锹猛地转身,铲刃几乎擦着布拉西的脸颊而过。铁锹微弱的光泽让布拉西抬起了头。

双手 还有他的酒杯。商人将工具抵在牧师的脸上,一副铁腕姿态。“今晚我来挖你的坟墓好吗?”

“不必了,”布拉西退让了一步,回答道,“我难道不按你的意愿为你准备一份吗?”

“不必了!离我远点!”商人怒道。

布拉西眨了眨眼,后退了几步,然后擦掉了商人脚下的唾沫。

他看着他的眼睛。“如您所愿,拉巴图主教。我对您并无恶意。”

“你这假扮牧师的,竟然与魔鬼勾结!”商人咆哮着,用刀刺向布拉西,将他进一步击退,撞倒在散落的瓦砾堆中。

地板上的杂物。

布拉西踉跄着越过杂物堆,却总算没让酒杯里的酒洒出来。商人慌忙逃离拐角,迈着高抬腿穿过瓦砾,一边抱怨一边匆匆忙忙地朝城堡后门跑去。“全都给我留着吧!洒出来的香料、断掉的勺子、还有每一滴苦酒!不过,这破铲子是我的!”他咆哮着,高高地挥舞着铲子。他回头瞥了一眼,那双狂暴的眼睛里的血丝仿佛比路灯还要耀眼。

“哦,的确如此!”布拉西同意了那位恼怒的商人的说法;“它是你的了,如你所愿!拿去吧。”

那人转过身,僵立在原地。两人对视良久,足以让他们感受到夏日黄昏时蟋蟀单调的鸣叫,以及屋内令人窒息的闷热和挥之不去的恶臭。

布拉西深吸一口气,打破了沉默:“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置这把铲子?”他偷喝了一口酒,目光在铲刃和……之间来回游移。

男子因疾病导致的疯狂眼神令人胆寒。

商人终于发出了一声焦躁的轻笑。“不,主教大人,你根本不是什么神职人员。一条溺水的狗都比你为他准备的坟墓更有上天堂的希望!在我看来,你不过是最邪恶的魔鬼,用虔诚的外表掩盖你那张阴险的嘴脸,却永远肆无忌惮地散播你的邪恶。”

“我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人,”布拉西说道。“我就是之前协助过你的那位红衣主教。”他指着木桶说:“这桶酒就来自大酒窖。”

“教皇宫,我曾是它的唯一管理者。”说着,他举起酒杯,仿佛要向商人敬酒。“即便这葡萄苦涩,我也能从它的味道中辨认出来;它绝非寻常品种。而且,我自认是上帝和法国的仆人;尽管在那些饱受折磨的人,或者正如你所说的溺水的狗眼中,我或许显得有些许不祥。即便如此,我的承诺依然有效。我会以你期望从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牧师那里得到的所有敬意、仪式和祈祷来安葬你。”

商人环顾了一下散落的货物,似乎在考虑这笔交易,仿佛是第一次听到似的。他猛地将注意力转回布拉西身上,递上了铲子。

威胁道:“然后呢?”

透过一道穿透阴影、洒落在地板上的微弱光线,布拉西察觉到了什么。

散落的粮食中,有一尊小马雕像。瓷质小马的碎片散落在石板路上,显然是被人踩踏过的。一匹小马的头颅,颜色苍白,躺在商人靴子的后跟旁。布拉西也像商人一样转过身,环顾着同样杂乱的环境,似乎在重新审视眼前的一切,努力理解他所看到的景象。

一种独特而又看似神秘的状态,充满了循环往复和讽刺性的指涉。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他沉思着,想起之前发生的事,那件现在已经破碎的瓷器玩具是他送给侄子的礼物。这些物品是他通过秘密交易从热那亚船只上走私货物获得的,很可能就来自眼前这位商人。同样,那桶如今已变得苦涩的葡萄酒无疑也来自这位商人过去与他的间接交易。当时,布拉西经常从教皇宫的酒窖里走私酒桶,换取稀有进口商品,然后用这些商品进行学院式的物物交换和政治贿赂。这些稀有进口商品恰恰就是那件破碎的远东瓷器小雕像。

“然后呢?接下来呢?快说!”商人吼道,眯起眼睛,仿佛要逼布拉西说出故意隐藏的、与魔鬼勾结的契约细节。

布拉西对这人审问般的炫耀只是报以疲惫的微笑和沉稳的语气,最终回答道:“而且 我将用那些其他的词语为你效力。”

毕竟,如果我不换一种方式祈祷,你们又如何能找到天堂呢?

“用魔鬼的言语和邪恶的语言?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商人喊道,同时把铲子朝红衣主教猛地一推。然而布拉西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目光空洞地盯着那匹断马,沉浸在对一个年轻男孩的回忆中。他曾经飞得比任何天使都快,或许正是因为他那惊人的速度,一阵和煦的风注意到了他,把他吹走了。

男孩所知道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被邪恶、不敬神的“瘟疫”撕裂的世界。

布拉西咬了咬嘴唇,冷漠地点了点头。“唉,我不得不坚持你现在必须离开这座庄园及其土地。你可以带走你手中的工具以及任何你能携带的东西;但是,马匹和教皇陛下的酒桶,作为圣座的什一税和动产,必须留在这里。”

“我不需要坐骑!而且你可能会把自己淹死在酒里。饶了我们吧,别再让我们承受你这卑鄙无耻之徒的痛苦了!”那人咆哮道。

布拉西倒吸一口凉气,高高挑起眉毛。“就此告别吧,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出路,是吗?”

“好吧,我这就去,”商人咕哝着,放下铁锹。他背对着门,从背后打开了门。一阵凉风吹进房间,带来淡淡的雨香。远处传来蟋蟀的鸣叫。“我得先挖好坟墓,然后……”

有办法。而且别想跟踪我。”夜空中一道闪光,布拉西只看到他的一个轮廓。

布拉西向商人保证道:“别担心,拉巴图特主教。我已经接受了现实。”

“留在这里,被我自己的琐事淹没吧。”他倾斜酒杯,打量着杯中空空如也的液体。“甚至想淹死在里面。”

他看着商人从脸上拨开几缕汗湿的头发,把铲子扛在肩上,走进夜色中。布拉西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走到门口,然后无精打采地倚在门框上。他晃了晃酒杯,漫不经心地朝即将离去的客人举杯致意,喝的时候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咽下最后几口掺了毒的酒,雷声隆隆,他叹了口气。

显然,商人看到了他的举动。他朝布拉西喊道:“Oui! Salut, Diable!”布拉西重新回到城堡,锁好后门,脑子里除了满满一盆洗脸盆和一张空床之外,什么也不想,他打算永远享用这两样东西。

城堡外,垂死之人踉跄地穿过越来越高的杂草,拂去断裂的蜘蛛网、破烂的茧和带刺的荆棘,同时向上帝、耶稣、圣克里斯托弗以及所有可能聆听他祈求指引的殉道者祈祷。他背对着道路,将目光投向庄园后方,踏上了一段自我认定的旅程,跌跌撞撞地走向一片未受侵扰的森林的黑色地平线。对他而言,死亡如今已成为一件私事,除了上帝之外,不愿与任何人分享。不幸的是,只有闪电照亮了他的前路,曾经的星光如今已被逼近的暴风雨的云层遮蔽。在阴沉的天空下,一道天光闪过,露出一双高帮、做工精良、双线缝制的绿色靴子,靴筒上有流苏和金属扣,所有这些都一片茂盛的黑色水草所掩盖。

最终被淹没了。

这是布拉西枢机主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幸与曾经杰出的商人让·巴蒂斯特·拉巴图进行一次或许早已应该进行的面对面交流;他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好的远东进口商品和精选葡萄酒的顶级经纪人。

~*~

死亡与毁灭充斥着一切。这股漆黑的瘟疫蔓延至法国的每个城镇,以其毁灭性和无情的肆虐,扼杀了人们的团结。卑微的农民如同暴徒般涌动,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同时他们也抱持着一种荒谬的信念:只要他们胆敢将法国的每个城市都焚毁殆尽,邪恶就无法在法国得逞。然而,这股瘟疫如同野火般在这些暴民中蔓延,将他们染成了漆黑一片。

他们焚毁的建筑物的灰烬。

为了查明大瘟疫的起因和运作方式，1348年10月，国王腓力召集了巴黎大学的杰出学者。

于是，一个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在秘密的仪式中进行审议，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呈递给菲利普，这份文件名为《巴黎会议论》。该委员会列举了瘟疫的几种可能成因，包括行星排列、地震释放的地下蒸汽，以及腐烂沼泽中随潮湿风传播的有毒颗粒。然而，这些论述仅仅是一系列推测，并未揭示瘟疫的真正原因或治疗方法。尽管魔鬼并未出现在这份文件的细节之中，即使邪恶也未出现在其列举的病因之中，但这份严谨的论述，对于解释这种看似突如其来、令人费解的瘟疫的出现，仍然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尝试。此前，近千万欧洲人沉浸于死亡之中，无暇顾及瘟疫的成因。毕竟，最终，死者依然是死者，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

黑死病如同熊熊烈火，灼烧着欧洲的土地，摧残着人类，而人类在这场烈焰风暴中不过是一棵幼苗。如同燃烧的手臂，这魔鬼般的疾病不断蔓延，向内陆延伸，向北、向西吞噬着未受污染的土地，最终扼住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咽喉。一个个国家，从东到西，如同燃烧的地图般卷曲着消失。

西班牙爆发了瘟疫，大部分城市都暴露在一个相当新奇的概念之下——没有泥土的墓地。在酷暑难耐的旱灾中，瘟疫席卷了城镇，居民们分不清身上的汗水是季节的酷热还是突发的高烧。大多数居民或许会把汗水归咎于白天的酷热，但有一半人却无法轻易将腋下新冒出的黑色汗珠仅仅当作汗水或蒸汽。事实上，瘟疫来得迅速而无差别；健康的人入睡后，却在日出时分就僵硬地躺在地上。在西班牙持续的干旱和酷热中，清凉洁净的水如同液体的银子般珍贵。不幸的是，许多公共水井都被腐烂的邻居遗骸污染了。有人指责犹太人玷污了水源；也有人指责穆斯林；然而，奇怪的是，当这样一场末日浩劫降临基督教世界时，只有极少数人将其归咎于魔鬼。尽管如此，对于那些虚弱到无法逃离家园、甚至胆敢尝试从井里喝一口水的年迈居民来说，他们的选择就像他们渴望的水一样清晰——要么沉溺于疾病，要么忍受脱水的煎熬。即便如此，在绝望和无助中，他们还是喝了水。

从杯中取出圣水,虔诚祈祷,然后与邻居们一起长眠于城市里没有泥土的墓地。

其他地方,英国的城镇乡村也像西班牙一样遭受重创。即使港口实施了严格的管制,瘟疫仍然像夜贼一样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

瘟疫沿着水道蔓延,悄悄绕过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港口。一旦登陆,瘟疫便迅速爆发。医生、牧师和政客纷纷自尽;如同溃烂的旅鼠一般,半数城市居民也步其后尘。1349年夏天,瘟疫北上,肆虐英格兰乡村,一路横扫拥挤的诺里奇和切斯特等城市,最终抵达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到同年早些时候,黑死病已蔓延至该地区所有最北端的城市,包括苏格兰的爱丁堡。

玫瑰色的淋巴结周围出现黑色的环状物 尽管口袋里装满了鲜花来驱散腐烂,但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打了个喷嚏就倒地身亡了。

时间如同垂死之人的眼睛般缓缓流逝,日子如同死亡的喘息般一天天过去。为了寻找食物,男男女女都避开城镇。

他们没有选择开垦农田,而是搜寻废弃的田野,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狩猎,并在山涧溪流中搜寻,拼命地想要收集足够的食物来度过寒冬。家家户户都躲在门后,在门外涂上红色,用沉重的石头将门牢牢锁住;农具靠在相邻的墙上,随时准备作为武器。当寒冬最终来临时,法国中部许多居民过于关注门,认为门可能是敌人的入口,却忽略了天花板的坚固。

修道院的盖特斯通恶魔最终未能抵达布拉西枢机主教预定的目的地 法国城市加莱及其英军占领区。相反,这些飞行的奇美拉雕像完全受恶魔附身的黑暗力量驱使,在法国的夜空中游荡,随着同样蔓延开来的灼热迷雾向外扩散,最终抵达穆拉特村的边缘,它们砸穿茅草屋顶,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那场摧毁穆拉特村的灾难的严重性,只有极少数冥界恶魔才能真正理解和体会;这些恶魔是塔尔塔罗斯险恶领域中经验丰富、年长的恶魔,他们担任着冥王哈迪斯宫殿的监工。的确,他们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可以策划地狱中许多难以启齿的酷刑。这些恶魔附身于早已消亡的大教堂中怪诞雕像之上。

仅仅是路西法厄尔堕落军团的精神造物。这些石像并非由它们曾经的血肉之躯所驱动。它们很容易被比作……

只不过是些“飞石”，里面栖息着恶魔的亡灵，它们将邪恶的灵魂抛入那部分受损的门石传送门，而它们的真身仍被囚禁在地狱，因为组成大封印的三块门石中，只有两块被“解锁”。简而言之，只要坎切洛修道院的门石保持关闭状态，无论大封印变得多么虚弱，它仍然发挥着作用。

神圣的旨意和既定目标；这些冥界恶魔只能以无形的附身灵、幽灵、蓝魔、梦魔、魅魔以及其他邪恶生物的形式骚扰世人。所有被投入地狱的梦魔和魅魔数量众多，路西法以魅魔女王的身份统治着世界，她是主要的折磨者和精神淫乱者，将她的形象和邪恶的欲望投射到沉睡且毫无防备的人类身上，并在她邪恶的足迹中留下无数由埃尔约和埃利乌德召唤而来的血肉之躯的后代，散落在世界各处。她几乎没有母性的意愿来保护他们，相反，就像拉撒路一样，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被不可避免的黎明曙光所吞噬。

然而，地狱的怒火并未平息。又一个炼狱般的年份里，瘟疫如同缥缈的帷幕，笼罩着法国中部。在它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修道院弥漫的浓雾和游荡的石雕怪兽，以及它们的存在，都预示着一场愈演愈烈的灾祸和破坏。到了1350年末，维克-苏尔-塞雷和圣弗卢尔村的每一位居民都目睹了如同乌鸦般盘旋在夜空中的奇美拉般的恶魔的恐怖景象。村民们尖叫着四散奔逃；然而，人们原本以为至少会在一位受害者的脸上留下恐惧的痕迹，但奇怪的是，所有死者的脸上都没有，没有一个人的头颅，没有一个头骨与其他散落的遗骸分开。这些大规模的肢解事件几乎无人提及，即便没有亲眼目睹，也是因为村民们对死亡的漠不关心。毕竟，每个城市、城镇和村庄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衰败，而顺风飘来的恶臭只不过是警告一个逃离瘟疫的移民选择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避开所有……的源头。

难闻的气味。

然而，血肉和衣物依然从白骨上脱落，标志着地狱最精妙的阴谋之一正在消逝。这场大瘟疫，最初不过是一只鸟，一只被魔鬼复活的中国鸽子，却摧毁了大部分人类。它来得猝不及防，去得也如同消逝的风中飘落的灰烬。如同挥舞过猛的利剑或肆意施放的邪恶咒语，瘟疫的死亡之灾席卷了欧洲的每一条生命线，最终又回到了欧洲的中心地带。

中国。当所有钱币都从死者的眼中被收集起来 当冥河的最后一丝涟漪也归于平静,瘟疫已将两千四百万欧洲男女老幼化为尘土。在中国,三千五百万灵魂消失。印度和非洲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夺去了生命;他们都成了路西法黑苹果收割的牺牲品。然而,枯燥的数字并不总是能像……那样充分地触动人心,让人去比较如此巨大的死亡和历史规模。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假设所有欧洲死者都叠放在同一个墓穴里,墓穴的深度将超过三千六百英里。更甚者,如果所有中国死者都合葬于此,墓穴的深度将深入地壳近五千三百英里。

对人类而言,这场大瘟疫比六尺深渊还要深,比无底的恐惧还要深不可测,它直抵地狱,而地狱正是瘟疫最初诞生的地方。据统计,当时半个已知世界都因此而毁灭,起因是一位道士和他俘获的飞龙寺怪人,这座寺庙位于中国中部三峡,他们胆敢打开通往深渊的三重封印中的第一道。这一切都发生在历史的黑暗篇章中,正如不幸之事总是如此。

【第十二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